

风物咏

大雪漫山时

戴发利

大雪漫山时，雪，簌簌而落，无边无际，无声无息，带着从天而降、盖压大地的沉沉质感，一层铺陈一层。千物湮没，万籁阒静，风也消沉，唯余广阔的茫茫。这一刻，空间虚无，时间、生命似已暂停。

大山里生活着一众动物生灵，雪就这样闯入了它们的家园，闯入了它们的日常生活。

我看到了那些高山丛林中的强者，有老虎、狮子、豹、狼等，它们或站在山岗岩石上，或卧在树下雪地中，任凭雪落身上，打湿长长的毛发。它们的目光投向远方，透着不露声色的坚忍，但也有一丝渺茫。我知道，此时它们饥肠辘辘。

这些足以称王的强者，饥饿是它们的常态，因为它们眼中的猎物，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警惕和逃奔速度，它们发起的进攻，常常失败落空。它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，长时间远远地跟踪盯梢；需要团队协作，分兵把口，包抄合围，共同出击；需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，一跃而起，起步就是冲刺，调动最强的爆发力，以闪电般的速度冲过去……这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成功率，既凭实力，也靠运气。

一次可以称为艰难的成功捕猎之后，一只羚羊或一只鹿被它们击倒，它们一拥而上，分而食之，终于可以在大雪之中暂且果腹度日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有一丝放松偷闲，放下噬净的猎物骨架，必须马上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。而丢弃的骨架，早已有不远处的秃鹫在等待，秃鹫同样等待了很长时间，也很饿。

外在力量的强大，不等于生存无忧，不预示可以轻松坐享，疏于奔跑和出击，疏于耐心和耐力，疏于紧迫和压力，这些强者必度不过漫天大雪这一关。

相比之下，我很是羡慕松鼠的生活。秋天，小松鼠每日忙碌于找寻各种坚果拖回树洞、地洞里仓储起来，大雪到来之际，过冬的食物已经很充足了。待雪落厚厚一层，松鼠便可趴在洞窝里安然度日了。在雪的覆盖下，洞窝暖暖的，困了睡，饿了吃，偶尔可以探出头来四处看看，到雪地里玩一会儿。一旦听到不祥的声响、嗅到不安的气息，迅速蹿回洞窝，一切又安全了。雪，给松鼠带来的是温暖安全和饱腹无虞，只待来年春天，冰雪消融，春归山林，开始新一年生活。

没有压力，悠闲而惬意，如同很多有着闲情逸致赏雪的人，屋外大雪纷飞，屋内暖意融融，或围炉煮茶，或能饮一杯。此时的雪，不是饥寒，是雅兴。

可是，松鼠也会有磨难。它精心准备的食物可能被偷走。偷走它食物的，可能是鼠，可能是鸟，也可能是人。松鼠该有多悲伤啊。不过，它或许早有准备，或许营造了多个洞窝，准备了多份食物，不至于损失殆尽。

像松鼠一样，山里很多动物是洞穴而居的。聪明的人类当然有办法捉拿它们、扫荡它们，用火烧、用烟熏、用水灌，它们只能束手就擒，被人类取了所藏食物、甚至取了性命，贡献了皮毛、血肉。人类还会兴高采烈地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成果、展示自己的聪明、展示自己能够横

扫动物的小天地。看到这些，我们的心会不会颤抖？是不是该问一句，人类需不需要同情心？

我又想起了曾读过的一个真实故事。在一处无人的海岛上，海鸟本来是在海滩上孵蛋的，可是，当人发现了这俯拾皆是的海鸟蛋之后，纷纷上岛捡拾，悲伤的海鸟便再也不敢在海滩上孵蛋了，它们只能借助自己的翅膀飞上更高处的悬崖，寻找安全之地。可是，人又是多聪明啊，多高的悬崖爬不上去呢？我替海鸟担心着。但，故事又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。人们看到海鸟离开海滩去悬崖上孵蛋，心里很是愧疚，便离开了海岛，而海鸟又逐渐回到了海滩上开始孵蛋。海鸟的生活恢复如常了。

大雪中的动物生灵，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。

蛇、蜥蜴、蛙、蝙蝠、熊、刺猬们冬眠了。它们把自己藏起来，缩成一团，沉沉睡去，以最低的能量消耗抵御冬日冰雪世界。它们与世隔绝、音讯杳无，像人类的闭关修炼者，与身外大雪毫无关联，但这并非逃避，而是蛰伏、蓄能、再造，迎接下一季的新生。

一批鸟早早地飞走了，它们几万里长途奔徙，去追寻那遥远的温暖。在路上，它们永不疲倦地飞，甚至从不落地，在空中捕食、睡觉、交配。因为路太远了，它们要遵从大自然对它们的安排，按时抵达终点站。但路再远，它们也记得返回的路，下一个生命周期，它们一定会准时回来。也有一些鸟不会飞走，它们有雪地里取食的本领，大树的叶和芽、树皮下的虫子，都可以保证它们生存之需。候鸟迁徙、留鸟驻留，可称鸟之多样性。

各种小鼠对厚厚的大雪是适应的。它们在雪下打开通道，自由来去，大雪覆盖下的绿叶，都是它们的美味。而那些体型硕大的牛、羊、鹿等只能无奈地转移阵地，成群迁往低处雪少之地。

换羽、换毛、囤积、迁徙、休眠……它们充满智慧地应对大雪、适应大雪。在雪中，它们依然在生态链、食物链的各个位置物竞天择、优胜劣汰。它们有的成功度过冰天雪地、迎来春融大地，有的饥寒而亡，有的成为被捕食之物，还有的被人类猎杀。

四季还要继续循环，万物生灵依旧生生不息。生灵世界的维持和演进是自有平衡的，冬日这场大雪，也是一种平衡、一种正常态。大雪不会打破平衡，更不会毁灭生灵世界。

但是，对于它们来说，更为严峻的并非大雪给它们生存带来的挑战，也并非随时窥视它们的捕食者，它们早已适应春夏秋冬、风霜雨雪，也适应捕食与被捕食，它们所担心的或许是“人类”。因为“人类”是自然界的“统治者”，它们担心“人类”利用自己强大无比的力量蛮横地、无度地闯入它们的世界，打破它们的生活秩序。

祝福大雪中的山林生灵，愿它们安然度过冬天，也愿它们与“人类”和谐友好相处。

林雪情趣

林红宾

这是一场罕见的大雪，下了一天一宿仍然没有停的意思。硕大的雪花犹如一群不着边际的粉蝶，在寥廓的苍穹里翩跹起舞，平地积雪老厚。儿童们不嫌冷，有的在雪地里打雪仗，有的在堆雪人，一个个兴趣盎然，玩得十分投入。我凭窗久久观看，顿生悠悠乡愁，恍惚又回到童年。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朋友邀请我到承包的荒山观赏雪景，我便欣然应邀。

车出栖霞城区向北行驶，但见原野上白雪皑皑，远山近岭银装素裹，公路玉砌银铺，大雪主宰了这个世界。城区与朋友承包的荒山相距十余公里，若在往日，很快就会到达，然而眼下，受大雪制约，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湖畔。朋友的护林屋就在湖的西侧。湖已经结冰，那些旖旎的山色倒影都被它收藏起来，待到冰消雪融，才能重新展现。七八十只香鸭、白鹅、鸭子无法下水，只能百无聊赖地在湖边待着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一些色彩斑斓的石头。它们见主人到来，以为要喂它们，便聚来兴致，不约而同地欢叫着靠将过来。那条看家犬恪尽职守，听见车声，便狂吠不止，见是我们，立马转变态度，直立身子，前腿频摆，表示热情欢迎。朋友上前抚摸它一下，逗得它摇头摆尾，眉开眼笑。

朋友告诉我，自打他和大哥承包了这片荒山之后，一晃眼，18个年头就像谷底的溪水流走了，他们栽植赤松、黑松等树木4万余棵，仅柿子、软枣、核桃、板栗、木瓜等杂果就有1万多棵。每到暮秋时节，前来游览的人便随手将路边的柿子、板栗、木瓜摘走了。

盘山路如蟒蜿蜒，连接每个山头，每片山林。朋友对路况了如指掌，自然驾轻就熟，游刃有余，左突右拐，转眼工夫攀上西面的山坡。可惜路边的柿子早已荡然无存，软枣树上的浆果唯剩果蒂，那些马奶子软枣也杳无踪影。朋友解释，凡是没有果蒂的，都是被游山的人摘走的，凡是那些尚存果蒂的，都是被山雀啄食的。我茅塞顿开，是的，鸟儿没有粮食，没有丁点儿储备，饥肠辘辘时，欲啄食草种以及落在树下的浆果，怎奈眼下被大雪覆盖，寻觅不得，所幸树上还有一些浆果，况且这些甜甜的浆果在这大雪封山之际，委实是一种难得的美味，这也是大山老人特地为它们预备的应急食品哩。

赏雪要有一个好的心境，赏雪近乎悟禅。庄严圣洁是一种

美，壮丽光辉更是一种美。品读雪景，心灵会在放松中豁然开朗，神思会在惬意中恬淡，随之透明澄澈。此时此地，我恍若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心无旁骛，六根清净，四大皆空，心如积雪，自然而然便有了“何处惹尘埃”了。

看啊，柞林密匝匝的，齐刷刷地拔地而起，相互比肩，叶子虽说干枯了，却留恋枝头不肯凋落，山风未至，叶子凝然不动，如同金碧辉煌的宫殿；松林永葆青春本色，遮天蔽日，宛若绿云。山林中十分静谧，唯闻雪花飘落在树冠上的声音，窸窣窸窣的，仿佛有成千上万只蝙蝠在振翅舞动。侧耳聆听，山林深处隐隐约约传来几声叹息，莫不是大山老人酣然入睡发出的呓语？树杈上、树冠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毛茸茸的，俨然一片无与伦比的洁白珊瑚。有的树叶不堪重负，微微倾斜，一团积雪倏地坠落，树下恰好有一群麻雀正在寻找食物，一时间，猝不及防，惶遽逃窜，回头一看，原来如此，有惊无险，顿时释怀。它们扑棱棱飞到一棵树上，为刚才这小题大做而相互嘲笑，继而争论，喋喋不休。两只山鸦雀在对面的松林中对歌，唱腔清丽而委婉。

盘山道上铺着石渣，没有树木和野草，积雪如同一张奇大无比的白纸，上面标出了飞禽走兽的去向。一只野兔在这里蹦跶了一圈，而后到西坡的梯田里吃麦苗。那串小小的蹄印是黄鼬留下的，它要到山林之中猎获鼯鼠充饥。那些爪痕显示山鸡在此踱步徘徊。大雪封山，山鸡找不到果腹之物，只好到松林之中寻找松果，啄食松子和草种。那串蹄印是獾在此逗留，然后去了南面的谷底。那儿的溪畔有好多野蔷薇，所结的小小浆果熟透了，都落在地上，成了獾的美味。看啊，两只花喜鹊站在树梢上，在喳喳地对话，仿佛也在观赏雪景呢。朋友告诉我，山下有好多苹果园，暮秋时节，人们忙于秋收，将一些残次苹果留在树上，有的遗落在树下。这些残次苹果成为喜鹊的主要越冬食物，有这等好去处，好多喜鹊、斑鸠便慕名而来，高高的树上就有了好多鸟窝，凑成了鸟儿们的空中村寨。嘿，这还真有点童话色彩！原以为数九隆冬，大雪皑皑，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，殊不知山林之中仍旧这等热闹，除了冬眠的刺猬和蛇以外，其他的小动物们悉数登场，亮相表演……

站在山巅，极目远眺，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，恢弘辽远，大气磅礴，好一派北国风光！